

藝文二

明

默齋銘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
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方爲之
銘銘曰吳穹上運元墟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
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
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誠者以其本乎至誠之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

一

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
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
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
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喻爲詭陰謀規利邪說
誇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
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
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晁氏
之子號稱智業卒啓戎兵身斃於市惟躬行之爲貴
何言語之足尚晉有和君力行未仕期實踐以自修



獨默默而無一語此蓋將孺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元史郝文忠公本傳

宋 濂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
祖天挺元裕之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
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
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
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
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
陵川縣志

卷十六

藝文二

二

各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
裕之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三
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
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
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宥得宋國奏議
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
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
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瘵於外經見其
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緩懷遠

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
望順時而動未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
兵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
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
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
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
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
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
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
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
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
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
理躡蹠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
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
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
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
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

則克存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
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
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次十有餘年是以其術
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
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
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
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
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闢國大舉以
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

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
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
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
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
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
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
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擡出北克抵魯以爲奇兵
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捷矣
是而不爲乃於商歲遠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

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欺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

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
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
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
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
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
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
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
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
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

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服又焉能以理相喻使
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圖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
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
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各進幣割
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
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
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
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

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

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
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
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
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
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
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
竟逃匿編葦部伍使闡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
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
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七

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
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
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
無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函肄以疲
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
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
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
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
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而

關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
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眩暈不續外
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弱者不能返而
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
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
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
可以保淮旬有淮旬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
襄有淮旬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
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八

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
伺江際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寧之徹均房遠
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
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
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
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掇
拾湖灤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
蘄黃徇沔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
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

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
蟠亘蹈踰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而密彼
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遠攻擊則必勞師費財當以
重兵臨淮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
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
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
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
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
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九

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會不知取國之術與
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
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
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
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
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
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
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

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
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
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昇翦以兵六十
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
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
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
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
金陵舉歸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
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

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
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
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
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
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
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
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
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

女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
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
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
者故言於真定於曹濮於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
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
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
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
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
于汝南既聞凶計卽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

陵川縣志

卷十六

藝文二

十一

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
於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
而又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
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
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
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
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
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遷延盤桓江渚情
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

侯乎且諸軍蹙沒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
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旣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
兵拒守知我國旣闢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自鷺江
西之兵盡集廬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
船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遇截於江黃津渡邀
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淥則我
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
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
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內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一

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
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潯黃未
易過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
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
欲渡江旣渡江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
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
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
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
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

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孤一士人賈制道汝
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
人之罪乎益禁殺人巋然一仁上通於天久有歸志
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
國王與李行省眩嚮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
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處
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
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三

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
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玉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
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使正位號
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
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串樓
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
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
許割淮南漢上梓莢兩路定疆界歲弊置輜重以輕
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偕

志永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黃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抄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卽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古

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旣行文統陰囑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以書止經經以璫書聞於朝而行宋敗璫軍於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叅議高翹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

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叵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

經不屈經待下紫殿又久羈囚下多恐者經諭曰
獨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人未境死生進退聽其在
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
宋祥將不久矣祐七年從者怒聞死者數人經獨與
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
尙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
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
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尙醫
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五

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
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
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
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及文集凡數
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
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
之歲沐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壘

臣有帛書後題曰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

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葵庸皆有名葵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任至山南江北大道肅政廉訪使

題郝伯常帛書後

宋 濂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尺高五寸背有陵川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六

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印位定和議於宋妙簡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三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西月公至燕都而七

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
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
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
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
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
寧以其書上仁宗詔璣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
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
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
死漢昭帝使使者論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七

言武牧氐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
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遠離繒繳而
以公書至沐其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北歸故獲
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
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
師伐宋皆好事附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在也濂修
元史旣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
鴈果傳書云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不能
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
業不白於後世子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
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
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未或無過
終非齷齪陳腐不振者流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
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
哀之以辭

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市家曰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厭遺者故其
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
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
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
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
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
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口脛儒拘拘以簡爲常日
視環堵不知四方狂瀾旣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
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

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
豈鬪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絕兩
身雖窮爾名豈滅

二仙感應碑記

善

陵川縣據太行絕頂崇岡洄壑多而平疇渺自鴻荒
之世水注於下茲地高亢礪确水勢難潄故居良耕
稼恒以雨澤愆期爲憂或過天旱官民無聊必宿齋
沐奉祝幣於二仙之祠禱請焉其感應捷如影響至
於蝗螟滋生災疫流行及民有隱昧爭辯之事咸致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九

辭申祝亦罔不昭應人之傾心敬信凜然而不敢褻
者其來遠矣考之前代碑記二仙姊妹也姓樂氏妹
甫及笄姊二十三歲父名山寶母楊氏繼母李氏遇
之不慈值歲歉俾二女採茹以供養雖敝衣跣足冒
苦寒而不辭間有不給輒加箠楚每仰天號泣反躬
自責堅白一心孝敬愈篤一日感雲龍降地遂昇僊
焉後顯靈於陵川北赤壤山紫團洞宋崇寧復顯於
西夏鬻食以濟軍旅之乏乃封長曰冲惠真人次曰
冲淑真人此其出處之大畧餘不及載縷洪武二年

自春徂夏亢陽不雨苗將焦槁民懼無以爲食縣丞
朱從善乃明心潔體躬致禱於祠下雨卽應時而降
但未及饒足宿又與主簿賈煥典史邵審道暨務使
邢守原率士民荐紳虔告翌日乃獲大雨深慰羣望
不啻拯命於水火之中及秋黍稷方秀雨復不續縣
丞又躬自懇禱祝幣甫登而霽雨荐至是歲來甦旣
登秋稼又復大熟及產嘉禾若干本衆議宜樹碑以
記其實且求文於余余惟上清下濁兩儀攸分陰陽
五行運乎四時化生品物鬼神之道由是而著焉鬼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二十

神者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乃至誠而不可揜者夫
二仙得天地清淑之氣曼出塵表故生而孝感通於
神明及其化而爲仙又能順承天地鬼神以赫覺靈
亦豈越乎斯誠之外哉今丞簿二邑宰同寅協恭式
尊正道才足以應務德足以庇民甘淡泊而忘勢要
盡心於撫字兢兢業業惟恐有不及凡一言一行無
非實者神明監茲蓋已審矣故人以誠叩而神卽誠
應豈勉強矯拂虛譽者之所能哉於是乎因爲之

陵川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先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溢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於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廿

能記而老生坐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所語何言所歌何辭爲何道以行行凡幾里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大小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甌何異余問吾心何以不靜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毋願乘之乎見夫悅耳而娛目者得毋願有之乎人惟無欲祝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祝鼓吹猶蛙蟬之響也心安在而不

翰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
敬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
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
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
游乎市者畧同矣而入感以無欲稱之庶幾知靜者
守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
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
乎浦江俗好淳古異人材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密
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廿

順天府別駕李公碑

張

贊邑人

按別駕公諱鳳字公儀其先爲隴西成紀人系出唐
順宗十五子福王綰之後高祖諱順進士晉寧路同
知飛騎尉封陵川男曾祖諱思溫進士靈州知州祖
諱約隱德弗耀以長子貴贈山東道御史考舉人諱
用賓懷慶府推官母蘓氏公自幼有夫志聰明穎悟
嘗慨然自鼻祖而來讀書明理以效時用吾豈可甘
於龔落曾以造穎鄉學卒業成均永樂庚子授順天
府通判公平生質直不爲崖岸與人交必誠必敬居

家尤能以詩書訓課子孫有所造至是終享年八十有四娶趙氏青州知州麟之女也子五人曰通者輩昌府知事曰亨者儒官餘力曰孫六人皆諸生曰冕者南京都督府知事女二一適勅封徐璣一適五河知縣張英子深孫女八一適經魁王昺一適廩生王晟餘未字嗚呼公博學多才承上祖之德澤衍後世之芳聲是不可不紀也

重修廟學記

薛

瑄

河津人

陵川爲澤州屬縣自皇明定天下卽建廟學逮今歷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廿三

年旣久大成殿兩廡樞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剝弗治事神育才咸失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蒞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修遂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山林陶冶瓦甃與凡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益塑像新樞星門次及明倫堂兩齋皆新之棟桷覆瓦圻鏝丹碧之餘壯麗光彩巍然煥然皆有加於前以至神厨牲房與凡士子會食退修諸室悉皆增葺經始於天順三年二月

訖工於是歲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佐俱預勞

勛竣事因進士張瓚求記余惟學校乃爲治之本自
虞舜有典樂司徒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大
備於時有小學大學爲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八
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其性分之所固有
職分之所當爲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有學校求如
三代之盛則寂寂焉蓋三代聖道大明故教法有其
本自孟氏歿道旣不傳故教法失其真焉宋二程朱
子旣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
小學大學達夫諸經之精蘊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其爲說雖明然屢爲
卮言所阨故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逮我
皇明當文運大隆之際於是內建成均外設郡縣學
其教人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說以達於古聖賢之道
由是學校之政大有以復三代之盛是豈漢唐歷代
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知爲政急務乃大新廟學於
事神之道旣竭其虔而爲士子之游於斯者其必循
教法以進其學以求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
爲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大節卓然有立於時有垂

於後庶無負於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云於是乎誓

重修靈岩寺記

張信邑人

陵川之邑棲太行中實衆山之會罕有平曠之地生
者居死者藏率因岡阜爲勝然其間多梵宇尤必擇
竹木山水之奇以居之蓋亦地勢使然也達邑之南
距百里許山麓迤邐之餘有地一區曰碾槽河林木
蓊鬱峯溜回合爲景之勝者舊有靈岩佛刹未考始
自何代久乏守者棟宇毀傾圖像崩墜瀕於荆棘叢
翳之墟天順間會客僧成海每駐錫於此始復理焉築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廿五

石爲基伐木爲林闢而廣之八月積歲累至宏治丙
辰乃克就緒立前後中殿各三楹左右翼以方丈僧
堂二室前對位伽藍祖師二殿東西序共五十間未
幾海化去其徒佛俊又建理樓一座置鐘於上以伺
昏曉徒孫法成感其殿宇雖完而圖像尙缺乃謀於
僧會廣定得指畫之方於潞州桑梓西火等地求冶
之良者哀鐵鑄像共二十九尊各安所臨之處塗以
金碧朔大門三楹祈於藩之府永年王取寺之故名作
大字以碣於上王且致書於邑侯張公命工治石以

紀其功陳具顛末請余文以刻之因憶昔海嘗過余
廬余喜其朴實留與語爲言修營之事已有次業異
時必請子以爲之記其意蓋有待也余時雖未諾而
心已許之歲月云逾奄及十餘年矣海亦物故而余
猶落落然無用於世其負海之期望久矣顧今尙未
有成承海之遺命又懇爲之請亦何待而不言乎夫
人必擇地以爲勝而地亦因人以成勝况盛衰成敗
灼有定數以今殿閣修飾交輝駢峙境與智合而理
與事並其視昔之頽然於荆棘叢翳中者不大有徑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其

庭哉固足以見海之師徒善於作述而成此大功抑
因以知茲地之勝應不昧昧也此雖人事之使然殆
亦物理之自然而落成之數適屆其期爾是功也在
吾人實所不與在彼浮圖者尙知所興起焉因紀其
事於石

禮義鎮崔府君廟碑記畧

魯邦泰

古有循良施德惠於民民思之而弗能忘則必立祠
致祭有天下者又從而封之廣祐王是也按搜神記

王姓崔氏唐太宗貞觀七年舉賢良授潞州長子縣

令時黃嶺有虎截路噬人王遣人至山廟設牒召虎
虎遂啣牒至廳下王詰其罪虎帥鱗鬣而死民服其
神乃立生祠以祭之繼爲衛州衛縣令時大水漂沒
民舍王設壇於河上祭之未幾見一巨蛇浮水而死
水遂離縣民亦立生祠宋真宗加封陵川縣西三十
里有里曰禮義里有廣祐王廟考之爾碑記云
重修於金大定二十四年一云重修於大定二十六
年但未詳創始於何代明洪武二年大旱里人禱於
祠下翌日澍雨霑足歲大熟因新廟貌以荅靈贖經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七

始於是年八月次年冬十月厥功告成遂撫其實而
爲記

太行山記

唐 樞 記

山自此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恆衍
亘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岳是西奔爲中
條主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
曰太行又以界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
界之正脈兩腋如華蓋所以肩中原而重其力惟其
升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爲所肩之中以其行局

之宏非太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爲行
之地蓋言意也

姬孺人傳

郁永思 邑人

明誥封孺人姬氏諱桂葉字淑芳高平建寧鎮姬公
緯之女生於成化七年六月初七日爲金壇知縣武
先生夫人先生高才博學登宏治壬戌進士官金壇
有異政未二載卒於官且無嗣姬曰我何以生爲乃
亟欲矢死以家人防覺得不死扶柩歸葬不爲容飾
恒若病人然諸姑勸之姬曰吾夫一命清吏不如此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其

何以相見於地下乎欽差山西巡按監察御史王扁
曰貞節欽差整飭潞安兵備分巡冀南道王扁曰松
筠勁操又以雪竹題其清苦邑侯李公移之於石眉
垂不朽以爲風俗勵先生自幼卽知敦慕古道有徐
孺子之風故姬有齊庶之烈焉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其先生之謂乎

郝文忠公集原序

陳鳳梧 廬陵人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
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

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簡古不可
尚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於元而文之變極矣
文雖以時異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於道者文之
粹者也其言鑿於道者文之駁者也若陵川郝公之
文其元文中之傑然者乎公生于冀而仕於元少類
敏有大志自六經諸子歷代史傳以至天文兵律無
不淹貫洞達其學博其才贍故發而爲文也汪洋濶
沛如大河東注一瀉千里抑揚起伏如太行諸峯層
見叠出蓋積之深而發之盛理固然也公嘗以元世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九

祖卽位奉使輸平於宋適理宗末季賈似道誤國遣
人告公於真州者十有六年公處困而裕方且日以
著述爲事初無抑鬱無聊之態則其所養又可知已
文集凡若干卷板行於元久而散逸見者鮮焉吾大
憲長李先生叔淵博學好古以公鄉先哲也景慕之
尤深求其集踰二十年始得全帙如獲拱璧遂手校
而刻之梓以傳嗚呼宋開慶間公從元世祖次師于
鄂登高弔古其詠武昌三節婦詩實載集中則鄂固
公所嘗游覽之地也距今二百餘年而文集僅刻於

茲夫豈偶然也哉抑公之所著有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內外傳皆卓然自成一家惜乎無傳焉安知是集一出不有因之而旁求者乎公名經字伯常謚文忠世家澤之陵川其履歷顛末具在銘誌茲故得而畧云正德二年歲在丁卯春正月吉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政前翰林院庶吉士廬陵陳鳳梧謹序

完公遺愛碑

王敷典 邑人

邑侯完公諱東氣字養直號明宇遼東東寧衛籍陝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西咸陽人也以特異擢吾陵令蒞政四載有餘天官氏越級超遷河澗府二守士民借寇無由攀留弗得詢於余欲豎遺愛碑以識思余謂碑名去思深感恩德示不忘也稽古召伯甘棠有詠羊祜墮淚有碑皆是矣否則倚勢法而操切則民弗堪溺因循而姑息則政乃廢任智術而駕馭則下起疑若是其誰與我奚以思焉惟我完侯以宏才博學屈宰敝邑萬歷戊子秋臨治適歲歉後民多逋賦乃緩期歛諭民皆樂貢課最他邑太清觀後水發兆來歲凶也揆厥因無

喜色於是設祭以禳之水則立消公之始政蓋如此
時迎朝覲赴京越明年春復治盡心勤恤用度儉約
嚴馭左右法行自近以折獄俄頃辨其曲直虛誕不
敢強詞宜罪從輕無辜經釋不用干証民無冤抑矣
以催科革拆封去羨餘禁收頭無高兌里老代納令
戶人自封不事敲朴民樂輸將矣以審編誓諸神明
擇問平允貧富適均差役自舉民咸稱平矣行鄉約
風俗漸淳禁博遊閭閻安妥弭盜賊晝夜清寧勸課
農桑力本者多招撫流移復業者衆吾邑古號才藪
邇來科目乏人銳志振興每歲二八月如鄉會期考
試三場第高下宴賞之於里落中遍立社學選社師
課童子民始知學鑿學宮泮水建題名牌坊剗關王
廟於水口皆爲興學計於街巷之科第坊表令本家
修補之其光先達以勵後學乎林華堂落雁池元司
徒郝文忠公故址也日久因壞於踐踏乃築垣墻立
門戶整飭舊堂新建池亭令人嚴守之其揚忠節以
樹風聲乎壇壝廟宇應祀神明有傾圮者皆復修飾
令民舉祀祈禱無不應山谷羣狼倏出遇童婦搏噬

民甚懼雖壯者無器械不敢獨行又創土地祠於西
郭皮告之自是狼咸屏跡傷害罔聞邑城中外磚甃
遇大雨久滂傾塌過半爰庀磚石堅牢修築以爲守
禦官途舖舍歲久多頽凡遞送駐節甚便往來見者
嘆服四載簡刑罰中有教化仁厚中有剛毅非實心
行實政能若是乎噫公往矣今述政迹而勒諸石宛
然如公在焉謂非今日之名伯羊叔子哉謹記

孫公去思記

王昂邑人

宏治丁巳遼陽孫公來尹是邑公諱磐字伯堅登甲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第剛毅明敏斷斷多直爲政務在抑豪強恤孤弱使
貧富大小俱得其所且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化
所先尤盡心焉先是坊廂人役下鄉拘攝小民不勝
其害公令一出民罔弗從四方無犬吠之驚見僧尼
道士異言異服惑亂人心公息其說梓行僧辦學辦
正於人煙輳集之處設置鐘樓鳴鐘爲號肅人宣力
以備不虞盜賊自爾潛形每歲研審老幼壯弱量輕
重出差計歲用多寡照數征收民財曾無浪費各里
桑園久爲湮沒公迫復舊制布種於中使田疇阡陌

者悉得移植民多感惠學校設科乏人公朝夕課以
進士業初建通文城門是歲果捷武思明王道三鄉
舉思明又繼登甲第焉適夏旱苗將枯槁公齋宿祈
禱澍雨降及秋霽雨連綿禾將不堪公齋宿祈晴卽
日雨止又設法措置雜糧十萬石人無凶荒之憂以
禮爲教人心懾服何有雀角之訟自邑抵鄉編小學
館童子就業者三千有奇親集養正編並小學四書
養蒙大訓童子習讀書悉爲刊印遍給誦習所謂爲
政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俗尤盡心焉者類多若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此何能殫述甫及二載備內艱而征老幼攀轅叩轍
挽不可留既去之後民心思之徐潮輩欲紀之碑索
予文予曰噫思之於人誠不偶然可以義致而不可
以勢屈可以理感而不可以勢迫人徒知不忘孫者
由前所行之迹不知所以然之妙存乎其中蓋迹者
事之著妙則心之神凡事之舉皆能觸良之天宜民
心神之妙自動於中也豈能遏其思耶詩曰有斐君
子終不可誼夸其以是與昔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善
無戎夏郡人紀之碑及據豫州會越王亂民之緣也

若七百人公悉平反之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此我
狄公活汝耶相携泣於碑下齋祝三日而後去狄公
豈以智術致之哉亦不過以已之天觸彼之天爾孫
公舍我而復治吳吾民固思之不忘吳民感惠而過
此者亦將與之齋泣於碑下不但三日而已宜以足
鐫於石以俟

重修靈岩寺記

宗室永年王

皇風清穆治教休明當萬方一統之春正四海會同
之日予時在書堂適有澤郡陵川碾磧河靈岩寺住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四

持佛俊傑其徒法成走潞謁予彤庭跪啓曰靈岩禪
寺居邑之迤南當太行之中雲林掩映境界清岳山
水明秀竹林深茂沙門海衆勝集于斯誠陵邑叢林
之冠絕者也寺肇於大唐沿宋元迫我朝永樂間重
修有北京馬鞍山萬壽寺鵝頭老祖始建大佛道場
古跡戒壇後有僧人姜信遊方到此創佛殿一所既
而任持成海修殿三座伽藍祖師二殿東西兩禪堂
厨房僧室共五十間及任持佛俊建鐘樓一座其徒
法成鑄鉄佛觀音地藏文殊普賢羅漢伽藍共二十

允尊鐘二顆第未有記載丐睿製以紀其始末歲月
予惟佛氏之教其來遠矣說者謂自漢唐殊不知漢
唐之前有佛有經觀於劉向之言可知矣佛生周昭
王二十四年甲寅至穆王時入涅槃逮漢孝明遣使
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唐復迎之於鳳
翔至京師而歷送諸寺此蓋有所據而言不然則千
載而下寧有續乎然其道以虛無爲本以慈悲爲教
慕其道而得精於其教者爲沙門厥後宗分派衍以
迄於今我國家奄旬百有三十餘禩凡名山大川皆
建招提而集流衆蓋以其性善一言有與儒合無非
淑人心而美風教也因其請故不靳特書此梗槩俾
持之以歸勒諸瑣石用垂不朽云

黃圍洞增修石佛記

武 鈞 邑人

壬子秋九月余不第歸自晉陽愧學之匪優也將養
靜讀書期卒舊業或曰昔司馬氏遊歷廣而聞見闊
緣以成名今子閉戶藏修足不踰闕僉謂早膺鸞薦
顧乃五躡場屋母亦鬱鬱久居懷抱宋之暢乎縱弗
逞遍觀海嶽而吾邑名山洞府亦可豁心目而振藻

思也余躋其言乃携會友三王氏載酒携琴遊秦嶺
懋錦屏登九仙台眺京山瀑泉孤峯以漸跋涉旋復
取道黃圍洞遙見律岑參天圍列如屏蒼翠晴嵐上
連雲氣踞虎豹盤蛇龍轟轟焉迴迴數里秀靈可愛
東山之麓有洞在焉紅葉明林落花滿徑蘿藤薜荔
互相蒙茸野鳥鳴山谷中嚶嚶成語比入其洞則見
怪石紛錯香靄襲人流沫瀝巖石間疑爲瓊蕊玉屑
濺激洒行人衣又行移時則見大河漭泮潏潏有聲
欲窮其原淵乎莫知所止遂循崖而出迨陟其巔則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六

見萬壑千巖勢若星拱雲烟蒼茫極目無際蓋八荒
洞達天下之奇觀也已而斜陽在山水草木弄影爽氣
淒清而月印前溪矣於是班荆而坐撫琴而歌松籟
響應條條然不知復有人間世也有僧號行無邊者
率其徒曰承寶藏了自然暨明朗荷山醪野飯揖而
進曰名泉深谷懸崖絕壁何地無之顧其出於通途
名郡騷人墨客遊咏其間後之好事者沿其故轍踵
踵而至遂以名天下乃若窮鄉僻壤足跡所不及雖
天地靈氣之所鍾而與草木同腐者多矣况茲洞爲

白陵勝概屢示靈異凡名公鉅儒悉有題翰先生過此可泯泯耶且洞舊無棟椽僧等矢心募眾得邑民

張美張路譚虎李文馬守庫諸檀那相率捐貲繪刻

為久遠計所以繼吾師全大山夙志也乞為記之用

垂不朽則由靈亦有光矣余嘉其誠懇因喟天下事

顯晦通塞其幾則存乎數其應則存乎人亦所遇何

如耳是洞也形勝風景素秘厥靈像教崇嚴肇脩其

制余謂可為名利不必泥諸志可為福地不必擬諸

俗可以勸善不必求諸異可以棲幽不必畧諸隘可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以息妄不必証諸真恐使勝跡湮沒以貽林澗之羞

三友曰善因屬余為記是夜秉燭以次其事工拙奚

較哉余為誰西崖子武鉤氏若三友則石台子權東

壁子數典莘野子充耘也厥明書諸石而去嘉靖二

十一年季秋念六日禪僧行無邊等勒石

毓秀臺閣記

武鉤邑人

吾邑居太行之巔萬山盤礴風氣完萃故俗尚儉朴

敦節行四方頗推重焉自隋建置以來代有賢哲如

張公廷翰之元勳都公貺之聲望趙公安時昆季之

文章郝公經祖孫之忠義德業遺芳紛綸簡冊在吾東城時則有若遠祖明甫一門以三狀元盛李公廷實蘇公有生以二尚書顯衣冠接武莫能殫述矧遺山元公好問鶴鳴李公俊民諸大儒愛山川奇秀亦嘗僑寓各侈題詠他可知已迨我明興科甲相繼都公仲良王公道掇鄉魁族兄思明登進士以貢舉者或爲縣令或爲佐貳爲學職又或以節義旌表以詩文著名後先輝映實繁未艾孰非山川炳靈毓秀之功耶茲余率鄉黨同好築臺構閣永爲一邑之鎮小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六

泉王君扁曰山川毓秀其文運更新之機乎嗚呼地緣人勝美以人彰凡我後人尙其培乃基勤乃構固乃垣墉塗乃丹雘以紹先烈以傳不朽則山川亦與有光矣豈只景物之玩登賞之娛已哉嘉靖甲子三月之吉

真澤行宮感應碑記畧

許

穀

石城人

余退耕東山之麓懷雲武公鉤因舉其鄉中三真人事以告且示以宋元碑記余讀而嘆曰異哉二女同居苦遭繼母之虐顧能孝敬不衰其至誠必有感動

天地者及採藥紫團山各昇仙而去自晉至趙未蓋
百有千祀久矣方用兵西夏糧餉告絕三軍餒甚二
人乃化爲兩婦賣飯以濟之何其異哉公曰此廟在
吾陵川邑中舊稱真澤行宮迄今尤著靈異萬歷乙
卯孟夏記

耕讀軒記

王充耕邑人

西崖子新築室成以耕讀軒名之請小泉爲之記小
泉子曰茲室之築左臨東野右臨芹泮毋乃以東野
叢耕之地芹泮萃學之所使子若孫跋而東望焉觀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九

耒耜而思耕跋而西聽焉聞書聲而思讀名軒之義
取諸此乎西崖子曰有之而猶未也小泉子曰服商
賈者逐末之漸也營錢穀者競利之端也毋亦以耕
以力本學以明義而末而利非所事歟西崖子曰有
之而猶未也小泉子曰耕不識也請竟其說西崖子
曰吾先君雲山主人嘗築樂耕庵於雲圖谷以耕隱
自娛吾先兄鑊克繼厥緒吾家藉以厚生又慮先世
書香或隕乃教鈞親師友勵志節以從學焉鈞奉以
周旋幸有今日吾恐後之子孫不知先世稼穡之艱

難讀書之勞苦入於躡逸故舉耳目之所逮者以名諸軒示不忘本也小泉子曰西崖子可謂篤於孝弟而善於貽謀矣夫不忘親之謂孝不忘兄之謂弟貽子孫以安之謂善今名軒而思及父兄非不忘乎思父兄而必以耕讀貽子孫非安乎安則厥心臧而無外慕矣不忘則前烈篤而無分更矣以是傳家武氏之業又焉有不永哉西崖子起而謝曰教子孫以耕讀保先業於不墜者錡之志也若孝與弟則吾豈敢吾無忘子之言矣當勒諸石以自勉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序

凝思樓記

王克耕

邑人

凝思樓西崖子作也樓曷以凝思名西崖當親存之日能祇服厥父矣當兄存之日能恪恭厥兄矣既而父沒感樂耕故庵則有陟岵之悲焉既而兄沒感亭臺新竹則有抱恨之詠焉皆所以凝致其思而不忘者也猶恐其久而或泯乃作樓以永厥傳嘻使武氏之子若孫繼而居是樓者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使閭黨之人過而觀是樓者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君子是則是倣西

崖子可則傲已矣西崖子名鉤字克純乙卯舉人余
窻友也故樂爲之記云

請祀伊陽名宦文

文翔鳳仁水

查得名宦之祠與鄉賢配所以嘉往勸來風於有位
伊川之鄉賢自伊公陟而下載在祀典而名宦獨難
其有甘棠永思峴首墮淚公論久而益定流澤遠而
如新昭然在士民之口者如武尹鉤之在隆慶間輕
徭薄賦而王糧拋荒之蠲免京皂驛站之節裁種種
善政生祠之碑可據也修學繕城而毀淫祠以爲騷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

館捐贖鍰以爲講舍歷歷實蹟德政之錄可睹也保
障垂百年之績懸魚來三異之風人品流馨於輿口
湛膏飢潤於羣黎名杜之名不朽父老之眉尚返會
民間有血食而橫席弗載主良爲闕典非所以報循
良而漸靡風况名宦非鄉賢比其世既久遠其里又
遼遠非有橫力之干非有子孫之請自非君子之澤
不斬安得誰嗣之頌常開倘隆之俎豆洵有光於蘋
蘩矣

陵川縣新遷廟學記

顧顯仁武進

國家郡邑寰輿並建膠庠以儲俊乂匪徒陶鑄人材
以爲任使之謀而已以淑人心以維世教而士君子
所以修政立事者亦胥此焉其世之從仕者恆汲汲
焉以營官樹而於國家淑世維人之本漫弗庸心則
其施之於政事者從可知已客歲己巳余膺澤篆蒞
澤之初卽以黌序之務首詢諸屬余於時已知陵川
之學別徙於今之所建而前後功成之自實有不容
於易易焉者陵初有學僻處城隅狹隘規模僅足以
修祀事且垣墉逼水日就傾頽嘉靖丁卯邑尹孫紹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三

先倡議別遷乃以邑之淫祠請更於當道其殿與廡
制仍祠舊購祠旁隙地將欲爲堂爲舍爲齋爲閣爲
櫺星事方經度而孫以遷行中輟者踰期馬尹宗孝
來知邑事銳志繼成飭材以備者又復踰期旣備乃
舉凡曩時之所欲爲而未就者悉加增置殿左右祠
以祀啟聖殿右有亭以藏御銘有庫有厠有名宦右
鄉賢有齋宿之所凡若干櫺鑿地引泉甃池爲泮泮
前有屏屏前有門門之東西樹之卓楔其森嚴之度
宏遠之規是皆孫尹之所未議者也而馬君成終之

功則於孫有賴焉二尹從事於陵雖陵之因革不
僅於斯而卽其庸心於從本者如是殆亦可以觀政
也已陵之二三子因茲典起入爲善士出爲能臣展
究洪猷以廣化成之德意其有不稱我國家任使之
心也哉是役也經始於嘉靖丁卯之夏告成於隆慶
庚午之秋歲闋四周方能就緒歷時雖久費弗及民
馬之所以善成其終者可謂難矣一時相與協謀參
畫以有成者則僚友蕭延瓚王制吳朝聘與前趙應
而已者民張祚徐熾曹應夏往來奔走以効趨事之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能而董其役於義官則趙思禮之功亦有不容誣者
訓導卞君黻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率其徒王
鳳輩請余言以記其事余來也晚從遷之謀雖未能
與而實有維淑之司者也樂觀其成安得無言姑記
之以存歲月

馬公去思記

太常卿 郭東 高平人

侯各如龍陝西延安府安塞縣選貢萬曆十五年筮
仕陵川縣令視篆未幾政善民懷下俟上悅侯方將
施措夙蘊以期大展經濟士民亦咸喁喁然冀沐深

仁渥澤以觀德化之成甫卅月內艱鮮組民真若失
怙恃矣服闋補順德府之任縣任畿輔邑多豪猾慣
持官廩短長易緇表素以惑上聽侯精明燭照犯卽
無貸此輩謀以蜚語中之部使者果惑三至之言於
侯有所指摘比奉勘報之命闔邑人情涵涵俱以罔
抑之狀奔愬諸當道又數百人伏闕上書爲侯昭雪
天聽非遙公論難泯卒獲量調郡倅士民且畏壘而
尸祝之皇上懲貪黜墨功令至嚴切也民心撫后震
警向背至不爽也馬侯得民於解任之餘賜環於被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四

論之後非冰蘖之操惠愛之政素孚於上下間何以
致此卽弗稽其履歷之詳亦可悉其循良之槩矣廼
陵川秦義官洪鄉貢王君應舉次第事狀請曰侯在
任三月以來宜民民以心感侯如此則在陵一載可
知矣非勒於貞珉何以永侯之懿何以風勸來者敢
就子圖之予曰有是哉固郡邑之良大夫也惡可以
椎魯辭按狀侯之政難以枚舉大槩在砥礪操持肅
清原本愛養百姓敬禮縉紳作興學校禁戢克頑平
反訟獄而已觀其禁科罰嚴暮夜除供億之不式者

守無可毫訾明刻科條搜剔弊蠹吏與胥徒凜若負
霜雪置木皂數十凡訟者受攝牘懷一皂往當攝者
莫不悚然就訊法令抑何肅也輸爲限以漸就完毋
令過苦役爲等繁簡各以力任民相勸若子來督耕
墾荒養老賑匱招撫流移儲餼備歉靡不事制曲防
民在春臺上矣交際情文兼至無亢隨諸取成禮陵
古亦獻邑近貢士不登額慮無以稱主上需才意政
一切理有餘暇輒飭學宮新禮器以經義勉策諸生
諸生成感奮修業期不負侯雅誼四封之內豪猾儂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五

行莽滅伏戎九絕赤白每鄉有約申演太祖高皇帝
大訓用以彰淑痺否聽訟以片言決兩造虛誕莫售
各吐肺肝庭無滯案圍土幾空無憂覆盆矣夫一清
自持衆美畢具郡邑吏治如侯者豈易得哉能使二
邑士民既去而益思之不忘然則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乎是皆義舉可紀也因受之爲德政
去思碑記

馬公劉公去思記

郭東

高平人

高平與陵川接壤余奉旨養親於家邑大夫政教亦

或聞而未詳歲庚辰冬王子克耘婁子繼志持政狀
同壽官武思修耆民徐熾輩欲刻馬劉二侯之績於
石永昭去思懇余爲文余曰美哉舉乎嘗見牧民者
克俾民畏弗克俾民愛克俾民愛弗克俾民去後思
而弗忘至於去後俾民鑿肝刻骨惟三代兩漢守令
保民如赤子民亦視若乳母故克然下此求厥遺愛
遠思慕深者弗多見也二公去陵久矣久則民易忘
今若茲匪惟見公政之善抑亦見民俗之厚茲舉也
不其美乎據狀陵邑山多土少地瘠民貧一季秋禾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六

他罔攸產且催科迫急百姓易於逋移號稱難治舊
矣吏茲土者患之隆慶元年宣撫馬公諱宗孝來尹
知法縱則弛弛則墮厥事於是乎政尙嚴杜旁門防
曲徑禁礦盜抑市豪發奸摘伏如神重道崇儒爲急
丈地均糧樹開天創地之勲修學建宮顯啟後光先
之績桑植數多則賞布賞絹墾田乏力則給種給牛
隸卒悉股慄毛寒門吏罔狎恩恃愛稅無刷擾役革
句追當時有豺狼絕鄉村之噬火夫餓牙長之誑公
善政多矣莫非精明之治功茲特其畧萬歷二年贊

皇劉公諱汝江來尹知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於
是乎政尙寬存惻怛施惠德侯舒徐弗急迫不弦不
韋庶事次第舉行有爲公案時無滯牘國之大事莫
過差稅也鞭朴不動而自完民之保障罔越城池也
磚石設處而創斃均徭審而貧富稱平驛傳僉而輕
重不喪祈雨禱雪以感天時葬完婚以濟物青衣不
鄉見獄訟自無冤故當時閭閻典撫字之歌士民有
德政之錄公善政夥矣莫非渾厚之治體茲乃其槩
噫馬尙嚴仁厚寓於中豈詩刻者所可擬劉尙寬有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七

制存乎內非姑息者所可班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政是以和若馬劉二公其仲尼所取者乎誠
吏之循良古今僅見之父母窮鄉仰賴者也無何馬
擢少府涕攀奔送者越百里劉丁內艱赴土保留者
幾千人二公去矣馬任雲中劉宰招遠幾十載僉慕
益篤士思於庠焉農思於野焉工思於肆焉商思於
市焉被厥勞者思其逸我者焉罹厥虐者思其寬我
者焉遭厥擾者思其寧我者焉履厥噬者思其恤我

者焉役厥重者思其輕我者焉甘棠垂蔭千載起名
伯之頌峴勒遺思萬古墮羊君之淚者此也雖然莫
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使繼公治者
能心公之心法公之法嚴不失之猛寬不失之弛則
美彰盛傳其永無愆將民亦以思二公者思之矣

孫公遺愛記

尙書周 盤 郡人

當嘉靖甲子歲郡邑譚吏治者輒首稱陵川孫亡何
侯且去去且切矣迨萬歷壬午余與馮華亭君同事
天雄每燕閒輒又津津頌侯政不置口丙戌余自西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八

臺休沐在里馮君與其鄉人王學博數典邑茂才徐
坦王學禮和孟登徐城耆老武深清都一言李存智
路達輩咸詣余請曰陵川故罷敝且在太行萬山中
土瘠賦繁民多逋負歲督之則取盈難陽泣竝稱饒
僻懸迥槩責之則供億難地逼朝歌交通窩販法繩
之則屏伏難故頌是符者往往多廢筴而敝邑號難
治矣比萊陽孫侯之蒞邑也甫下車卽諮詢民間疾
苦邑故一切費咸取辦里甲侯不欲浚膏脂奉一令
也悉裁之若歲例若常供若公筵而日諸浮冗病民

者釐爲六事以開當道既革且鑄石垂永久矣邑在
金元間賢豪輩出侯念廟學爲育才重地遂用縉紳
士議遷東城外舊址自是山川孕秀絃誦改觀蔚蔚
乎人文寢以熾也頑民負宮租歲以爲常侯不假鞭
箠仍示以催徵之限民感侯德爭相輸納兩稅不逾
月而立報民素苦徭重一役出輒破中人之產侯悉
知戶口單弱力爲調停凡驛傳庫斗諸役各准丁賦
劑量編僉而小民至今稱息肩矣吏若胥多齷齪軌
法侯勅汝輩勿輕出入毋狡黠毋饕婪爲公私盡不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九

且持三尺繩汝不汝黃衙內外咸兢兢畏侯若神明
其他一訟一獄侯懸鑑照之隱伏畢露即豪奸大猾
罔不惴惴折服於片言之下居常則又嚴筭鑰謹簿
書墾荒蕪之野以贍困斃招流移之民以復本業敦
行鄉約練習民兵禁伏兇頑保安善類諸所注措不
翅若斧斷腴解而其澤之浹漑於吾民也又不翅若
雲蒸露濡不二載而侯之聲邈馳於三晉之間爲時
名牧而不知忌者已竊伏之未幾果以飛語中侯侯
遂拂衣去去之日吾民攀轅號泣真不異離赤子于

襁褓也侯去且廿餘載邑之人有垂衿而頰宗廟之
美者則思曰微吾侯吾何以得藏而修游而息也有
負耒而蒙樂利之休者則思曰微吾侯吾何以得含
哺遊鼓腹歌也侯歿矣往時事侯者又漸滅亡遺矣
蓋棺事定敢藉一言以紀侯政亦以寄吾士民不磨
之思余質之曰若所稱孫侯卽疇曩甲子錚錚郡邑
者乎余竊記嚮時馮君語業心識侯之政矣然當世
廟末海內稽吏治者采文不采實故高者攘袂振吻
睥睨於聲華勢利之間而卑者脂韋滄溟浮沉於功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十一

名富貴之際若侯不詭名不射利其臨民也盎然春
仁之被物而其持已也嶄然山岳之不回故侯之遇
人得而坎壈之若侯之蜚聲茂績直將與熊耳諸山
并峙西溪諸水同深也嗟嗟世之衰趨巧進顯陟華
靡身死而名不彰孰與侯任未幾而遺千百年之惠
沒既久而繫億萬人之思卽史所稱南國甘棠峴山
勒石侯蓋兩無忝矣余間施法於民則祀之侯功惠
在人人且將尸祝而俎豆之垂世世也於余言奚取

哉侯諱絡先號碧泉山東萊陽世家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孔氏之徒廣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恩煦禮御民所同欲也裂肌刻骨民所同惡也彼肆厥頑嚚以懷犯上豈其性哉夫上之責我者賦與力焉耳竭力以供之誅求方劇乃或益之以無道於是乎民無所賴而犯者靡不爲矣陵川夙稱難治嘉靖甲中天官簡於衆以任邱袁子淮蒞茲土甫一歲俗鄙變而雅民獷變而良袁子歷遷淮安迄今丙申凡十年民愈愛而愈思之者民李法徐濳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刻石頌德而都生王生婁生狀厥政或謂仁義不如刑法忠信劣於智術乃讒言哉袁子勸闢田教勤耕示之本申祖訓示之恭去貪放猾示之法祀賢廣教示之禮緩征禁索示之靜詩云如填如篋如璋如珪牖民孔易民性本淳政本申則勿作聰明勿便已私勿求赫赫名勿曲取以厲民嗚呼斯道可以平天下於一令乎何有

重修九袖臺碑記

李國華

澤州

余觀太行之巔東北隅山川環抱勝槩名區國家建

縣命名陵川斯固晉之雄也縣治西南距城七十里
許有九仙臺焉其峯東袖石門西袂靈門南聯獅山
北接麒麟卽名山之勝莫雄於此矣河水發源於東
環於北曲流於西南卽巨川之勝莫滯於此矣列於
左傍曰水母洞列於右傍曰元虛洞且北有集真觀
東有招賢館南有古賢寺東南又有參園洞卽蓬萊
之勝莫加於此矣夫狀臺之嶄巍巍乎顯出巉岩蕩
蕩乎高臨絕壁陟臺之顛方圓廣濶松柏茂盛昔漢
敷封天慶觀厥後有九道士飛昇臺上此又九仙臺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之所由名者舊有殿宇十二楹以棲三清諸神蓋建
自前朝大金中歷世相沿不知更幾修葺及今又歲
久漸圯矣古賢里社首侯夢曇欲謀新之未果適不
佞携澤庠馬克昇遊觀於此見卷阿盤鬱澗澌旋
臺之迴圍逶迤曲折風氣攸萃賞嘆無已因稍稍捐
資助之且謂侯君曰君有志好善卽當因舊而加葺
覽勝而增構令仙臺成寰宇奇觀將見天眷神祐君
之雲初奕葉弗替引之豈徒今日之勝而已哉侯君
然其說遂率男暨孫拮据從事而鳩工庀材越歲告

成起正殿三楹則三清尊神殿左又有正殿三楹則
玉帝尊神而九道仙人即繪像於粉壁之間東側則
三官樓焉東廡則高禩樓焉此蒙舊而加葺者前有
元天上帝殿下有背座觀音閣而閣下樹一石碑樓
強挿甬道二百餘層此覽勝而增構者但見制度工
緻規模莊嚴形勝聳八荒之觀瞻蔚然而茂密者其
林深也巋然而穹窿者其陵峻也嵌巨壑而松掛虬
髯枕高崗而石懸虎掌透邈縱橫誠足以兆正祥而
集繁祉合社類弁衿纓相爲歡慶每歲孟春望六日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三

大會之期四方輻輳雲集郡中遂稱名勝云侯君因
工旣畢遂間記於余余難以不敏謝故述所聞以序

重修道路碑記

王鼎新邑人

夙聞蔡興宗作萬安之橋顏師魯治瘴南之道及其
後之子孫或膺忠定之封或享介休之福故知修理
橋樑明徵丕著如是者乃若陵川縣東離城七十里
如三里磯七里迪以及仙人橋東至孤園西距洪水
虎頭山相去廿餘里自嘉靖二年道始開焉邇來日
久塌累不堪其地多險阻其境極崎嶇人不得方軌

駢不能成列 行路之人罔不寒心茲有輝縣早生等
鄉范濟仁王好仁湯繼臯宿樹德本偕古泫處士武
陳策武獻策武三策武論策兄弟因三里磯河東西
磯禮河小庄接境素相交善恐有九仞之功虧於一
簣謀議衆善喜施資財一百餘金自二月鳩工趨事
將礮之巍峩曲折者斬木以通順之將堞之窄狹巉
巖者鑿石而寬廣之以迄仙人橋之高下險阻修葺
蕩平焉而行客無憂矣然論功若德卽不敢與蔡興
宗顏師魯比 隆第其心苦締造不遑假食以冀成功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十四

而始終勿間 洵賢乎哉洵賢乎哉今值中秋功將告
成早生等村耆老謁予請記予不能文特紀功立石
永垂不朽姑以是爲記

重修感應龍王祠碑記

李培秀

邑人

治西五里有龍泉焉邱陵駢駢峒峒嶽嶽其中洪臺
崛起極北極之嶸嶸下視瀾瀾漫漫然名曰靈泉泉
依有臺前狃龍門後依凌峽左迤仙宮右環水漲崕
嶸紆譎傑僂參差之上造燦闕以坐南神赤其面位
夾色方化現真形赤而塗身時而綠時而青約其短

長倏焉尺倏焉寸首赤則不易變夫龍首號爲神奇而不變龍首不更異乎真神妙不測也三家村白叟黃童知爲真身親且狎駭而尊往禱雨虔誠必應崇正戊寅夏焦火流金赤地千里乃邑侯蕭公甫臨茲土也卽詣靈泉爲民請命曰龍血食一方獨不能洒爪甲之沫以濟世乎越日甘雨普注旱不爲災公集父老而諭之龍德我乎微龍無歲微歲無民無民是無我也其修祠報之乎余進而揖之曰修之便不肖敬承是役於次年三月選吉開工公乃獨輪俸運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斤型土走繩削墨撤其腐圯張施五彩蒼螭素虵蟻畧甍綏雷鬱律於巖突電倏忽於墻落修葺間時又大旱公乃澄心清慮逆鰲龍神乃致廟宇雲謁波詭摧囁而成觀矣泉亭廊榭炫輝而煥燿矣五月五日開光頃刻師爾陰閉晷然陽開三日爲霖雨歲不侵應何切也余復携父老前侯而揖曰三月一日雨至五月五日霖石田難耕穀種半擾一季之獲民懼無秋洵洵耳今也公德我哉微歲無民微龍無歲微公龍未必雨我也今而後迺知神之感應無二焉何也

公初禱時豈有禹坎芮草致咒於龍歟良以愛民懇切通於神明是以雲飛揚雨霧霽回枯生潤胥德澤以麗萬世神乎公乎山並高而水共長矣公南國楚才諱獻瑞號輯先甲子鄉薦歷任東沅年不惑之三愛民好士敬神神享民安勦治丞郎東曾趙諱璧顯幕君則西秦王諱新祚事畢功宏爰勒石以記之

重修崇安寺碑記

李萃秀 邑人

天地間萬物有成壞惟佛理爲無成壞寧直萬物卽天地一大劫切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不生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依水泉源四大駛河悉竭後有大黑氣暴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殆七日出焉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動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劫壞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水輪從沸水上騰漂浸決遍滿梵天四風輪所住持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颯然飄擊吹彼水聚凝亂石停水中生大沫聚大風吹沫置空中從上造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

已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造四大洲八萬小洲爾時大閻有黑風吹大冰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彘退火濕又大風吹掘大地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蒸煉地界堅實當天地劫盡人物毀滅時佛氏何從而知見蓋佛氏修空盡除一切諸妄妄盡真存故能超浩劫之外而有以陶鑄陰陽天地有壞而佛理無壞故也衆生迷真殉妄二六時中顛倒妄想萬劫萬滅刹那而凡席之間刹那而萬里之外刹那而天人香花刹那而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七

地獄枷鎖黏滯縛結譬如沙土渤於衡波鴻毛燎於巨鑪有速受變滅已耳惟佛真常不滅有真諦以彰一性本實之理所謂實際地理不受一塵有俗地以顯一性緣起之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以寂然無爲熾然用起寂然無爲山河國土其建立也器物世界其鑪錘也天地神聖其應化也人王宰官其長來也脫瓔珞之衣披華屐之服登治於三五而入不測本菩薩之心行豪傑之事致君於堯舜而世莫鏡雨大法而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橫出豎

出總是夷如順行逆行無非方便於是有所皈依三寶而忽然開悟者有頂禮懺悔而頓稱善長者此所以玉毫光相滿華夷而終守丹宮遍大地也與崇安寺陵古刹也歲久傾圮有識者已心憂焉嗚呼韓公率檀福而重葺之大雄寶殿五楹當陽殿五楹有古陵樓有藏經閣東西禪院并餘僧舍若干五雲幢蓋七寶琉璃居然一勝場矣嗚呼憶昔予與公逃禪鹿苑也蒲團座上共證無生稱極樂已何未幾而公化耶電光耶泡影耶劫終則壞即天地亦猶然矣獨是香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刹莊嚴使夫淫巧者見象冰銷疫兇者瞻容霰化於以醒真祛妄則是舉也真照暗之慧炬度迷之寶筏也哉詎云有漏之果耶維時默啓其成者則先大人憲川公協濟則諸檀越也前後現宰官身而護法者始則許侯諱自嚴段侯諱實繼則鄭侯諱悅民也韓公爲誰癸卯舉人韓國賓也記之者誰壬子舉人擬賜進士李萃秀也勒石者誰公之子生員韓萬物韓萬春也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救寧無事戶口蕃殖雞犬之
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在
者關中震隣言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廩不足
以飽彼且析城濩澤之險爲賊所忌無用爲慮言曰
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峰起如劉項之爭山澤可用
偷安不則草澤之弄走險負嶠吾土憂方大耳無何
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闌入其境時使君
檄有司督吾民收拾蓋藏無使鄉閭有升斗之遺令
賊不得入卽入而無獲不終且且饑而去不啻再四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九

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寸數萬衆綿亘百
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
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是或以萬
計或數千旣弼箚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
亦不啻幾過於是壘至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
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告切責邊司馬
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
是旣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
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尙竭蹶供

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
敢愛其餘悉索做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
災告賊氛既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瓶罄壘恥可奈
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
張各率所部異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繚纒發縱之
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
間叩顙不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
余至今日賊既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
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十一

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旣
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
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自巷恒舞酣歌
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
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
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
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
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銅鞮間效尤
冢印問誰曉警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

恩圖報後皆得盡以報究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
之刊乎冀之南安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

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命永寧

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

擄適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

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

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餉

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

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

陸川縣志卷廿六藝文二六二

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

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

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

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

矜豪舉乎忍辱以忠士救民噫良工苦心矣將受命

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

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榻以見兵使者又偏裨

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獵其功罪無所歸

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寃皆束於文法得奏

寸八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
文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
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
使者皆從容受戒於誰氏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
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倥傯率從誰稟
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
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
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
功也不寧惟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

陵川縣志

卷

廿六

藝文二

三

窟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
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授首當
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
輕就熟之地一騎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
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徒薪之謀毅然搗其穴
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
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
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
長跪而前曰微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

先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故是膽識才智爾余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瑞弁之際憂乎難以觀變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微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謹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鍾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分巡冀南道王公平徇寇碑記

史

吳玉

壽陽人

歲在庚午陵邑西南澤州界有獬賊猖獗招納亡命
聚集數千人行劫鄉村戕殺多命淫擄婦女邀奪
畜居民不敢開有司不能制盡不戒履霜遂養成此
巨寇所據乃天設險地太行絕巔山高萬仞三面陡
絕石壁止有一路可通巢穴即勁兵數萬有未易猝
拔者是以驚然自視莫可誰何浸浸乎有城邑之圖
焉兵巡道王公以是年十月蒞任聞之即毅然有勦
除之志爰諮各屬猶有首鼠而諱言者不得已躬自
巡歷所部始洞悉其情形於是辛未春先慮陵用或
有疎虞遣兵備踏看一次隨遣中軍陳承業指揮張
承寵領兵專一保守乃自統衛卒及各處鄉兵不憚
危險親歷行陣氣欲剪滅此而後朝食也捐俸資千
金犒賞將士兵民踴躍勇氣百倍季春二十八日進
搗巢穴先占水峪舊巢斷其水路次日復命諸兵俱
登馬頭山親督其後遂斬賊首二百餘級生擒者三
百餘人復追餘黨直至深山馬武京寨殲滅焉所得
貲財盡賞士卒千里之內歡聲如雷賊殲我公除殘
去暴大造洪恩士以紆西顧之憂大忠也下以除萬

兵之患大仁也矢志削平相機勦捕實心任事大義
天智大信也先是嘗兵未動之時屏示賊境諭以禍
福若能散遣徒衆渠魁自來當待以不死人籍爲民
此藹然一腔覆載生成之至意也負固不服然後興
師與文王之伐崇冀遂之解散渤海何異其斬馘也
豈得已哉自是而卧不貼席者高枕無憂矣自是而
城門久閉者市肆不易矣自是而妨農廢功者仍復
故業矣各保其有豈猶是輸粟轉運乎各守其官豈
猶是戎服從事乎孰非我公之所貽乎是役也邑令

陵川縣志

卷十六

藝文二

六

楊公驥徵餽運拮据厥功居多署篆長子丞章聯松
守城供餉勤勞最著贊承王國往解運方回亦有擒
獲捕尉王惟敬督率弓兵斬獲甚衆守城者東門貢
生婁銘南門則千總李積北門則學博高可久高余
親也爲余道其始末最詳適鄉紳王君鼎新婁君銘
及肇廩生徐啟昌曹邦偉王國才王有慶等爲公立
祠塑像歲時瞻拜勒貞珉以垂不朽徵文於余余流
之爲誌若此云公諱肇生字東里庚午鄉進士山東

掖縣人崇正四年五月甲申記